



回忆录丛书

包天笑 著

劍影樓
回憶錄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钏影楼回忆录

包天笑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 - 7 - 5000 - 7974 - 3

I. 钏… II. 包… III. 包笑天(1876 ~ 1973) —
回忆录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145 号

策划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郭银星

特邀审稿:辛晓征

封面设计:巴蜀阳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 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海马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40.5 字数:68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00 - 7974 - 3

定价:7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钏影楼回忆录》是包天笑的晚年回忆。包天笑名公毅，字朗孙，1876年生，江苏苏州人，天笑是他的笔名。

包天笑是近代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圣手。他1906年初加入《时报》馆后，始终在文坛与报界驰骋，著有《留芳记》、《春江梦》、《上海春秋》，译有《馨儿流浪记》、《迦因小传》等，在当时都脍炙人口。这部回忆录，是他移居香港后完成的。先后在《大华杂志》和《晶报》上连载，后由大华出版社结集出版。

包天笑生活的时代，是社会民情激荡，沧桑巨变的时代。他以作家兼做报人，一生交游广阔，上至官僚政客，下至妓女流氓，品类不一，阅历十分丰富，对社会的政情、世情与民情，都有深入的体察和了解。他写这本回忆录时，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但记忆力恒逾常人，对苏州风物与民初人物的描绘，尤其楚楚有致，亲切感人，令人有历历在目之感。为社会文化史与地方风俗史，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而文笔的随心所欲，摇曳多姿，也令人叹为观止。

《钏影楼回忆录》出版后，曾在香港风靡一时，也有部分流入大陆。但是几十年后，这部珍贵史料在香港、大陆都几近绝版，已经难得一见。虽然时光流转，往事如烟，我们为了保存史料，仍决定将本书重新出版，以便读者了解近代社会的变迁。

自序

距今二十余年前，清夜梦回，思潮起伏，因想到年逾七十，蹉跎一生，试把这个在前半生所经历的事，写些出来，也足以自娱，且足以自警。先从儿童时代，写了家庭间事，成数万字。既而兴之所至，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断断续续，一直写下去，又成了若干万字。后经流离转徙，意兴阑珊，也遂搁笔了。实在说来，那时的记忆力更不如前了。此种记载，原不足存，更不足以问世，或存之为儿孙辈观感而已。但我辈既生存于这个时代，又薰染于这个境界，以欲留此鸿爪的一痕，又何足怪。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说，我已耄矣，应更知既往之非，有以自忏。但友朋辈却说我所记述，既可以作近代史的参证，又可以观世变的遗蜕，那就益增我的惭感了。这个回忆录，先曾登载于《大华杂志》，后又连载于《晶报》，今又承柯荣欣先生的不弃，为之印行成书，而高伯雨先生则为我订正，感何可言。回想旧游，常萦梦寐，亦思追忆前尘，而时不我予。今者衰病侵寻，神思滞塞，眼花手颤，惮于握管，因缀数语，叙其颠末。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香港，吴县包天笑时年九十六。

缘 起

我写此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那时七十四岁了。我的记忆力已日渐衰退，大不及从前，有许多经历的故事，忘了它的头绪，有许多结交的朋友，忘了他的名字，恐怕以后，更不如现在了吧？有时我的儿孙辈，问起我幼时的事，有些是茫然莫知所答了，有些也只是片羽残鳞。虽然仅是个人的事，也好像是古人所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了呀？

昨天夜里，忽得一梦，梦着我已变成了一个八九岁的儿童，依偎在慈母之侧。我的母亲，还是那样的年轻，还是那样的慈爱，可惜那不过一刹那之间，我便醒了。母亲不曾和我说过什么话，也没有什么表示，我醒后却不能忘怀。其时已是天将微明的时候，窗外的白雄鸡，已在喔喔啼了，我再也不能重续残梦了，我双目炯炯，至于天晓。

我以行将就木之年，我比中国人最尊敬的孔夫子，已多活了一年，而忽然得了此梦，虽然我对于幼年的梦，常常做的。为了睡不着，引起了我枕上的种种回忆，但是那种回忆，也是一瞥即逝，似春梦无痕。因此我便把此刻还可以记忆的事迹，随便的写点出来，给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看看，以时代变迁的神速，他们也许为了追思往事，而增添一些兴味吧？

目 录

自序	1
缘起	2
我的母亲	1
上学之始	4
上学以后	7
我的父亲	10
三位姑母	14
我的外祖家	17
自刘家浜至桃花坞	21
中落时代	24
儿童时代的上海	28
延师课读	33
记姚和卿先生	37
我的近视眼	41
儿童时代的娱乐	45
坐花船的故事	48
在新年里	52
我的拜年	56
自桃花坞至文衙弄	59
记顾九皋师	62

桃坞吴家	66
扶乩之术	69
出就外傅	74
记朱静澜师	78
读书与习业	82
小考的预备	86
考 市	90
县府考	93
院 试	97
观 场	101
读书与看报	105
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109
面 试	114
父亲逝世之年	119
父亲逝世以后	123
适馆授餐	127
订 婚	131
进 学	135
入 泮	139
记徐子丹师	143
求友时代	147
西堂度曲	152
外国文的放弃	156
东来书庄	161
木刻杂志	166
译小说的开始	171
苏沪往来	176
烟篷的故事	181
名与号	188

钏影楼	193
结 婚	198
初到南京	203
记蒯礼卿先生	209
在南京	214
金粟斋译书处	219
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225
重印《仁学》	232
金粟斋的结束	238
巡游译书处	242
回到苏州	250
吴中公学社	257
重帙弃养	264
葬 事	270
到青州府去	276
记青州府中学堂(一)	283
记青州府中学堂(二)	290
青州风物	298
青州归来	305
移居上海之始	311
新闻记者开场	316
在小说林	322
息 楼	328
女学校教书	333
女生素描	339
《时报》的编制	345
集会结社	350
编辑杂志之始	356
还乡一二事	362

一天的临时记者	367
编辑小说杂志	374
在商务印书馆	383
记余觉沈寿事	391
春柳社及其他	396
《时报》怀旧记(上)	405
《时报》怀旧记(下)	411
回忆狄楚青	419
日本之游	427
参观《朝日新闻》	436
记上海《晶报》	443

钊影楼回忆录续编

续编自序	450
关于《留芳记》(上)	451
关于《留芳记》(下)	457
辛亥风云(一)	463
辛亥风云(二)	469
辛亥风云(三)	475
辛亥风云(四)	481
记上海《立报》	488
回忆毕倚虹(一)	494
回忆毕倚虹(二)	500
回忆毕倚虹(三)	508
回忆邵飘萍(上)	516
回忆邵飘萍(下)	522

《时报》小纠纷	530
路劫记	538
我与电影(上)	543
我与电影(下)	549
护花律师	555
上海律师群像	561
痴官王引才	567
缀玉轩杂缀	577
姚玉芙一故事	584
东方饭店杂事秘	590
铁门小住	597
军阀时代赌与嫖	605
记丙子同庚会	613
神童易顺鼎	622

我的母亲

在五岁以前，我是完全不能记忆了，我的知识，就算是从五岁开始了吧。因为我是五岁就上学了。

我的出生，是在苏州城内西花桥巷一个宅子里。这宅子并不是我家所有，我家只是租着住居而已。及至我略知事物，以及五岁上学的年龄，我家已迁到阊门内的刘家浜房子里了。我所出生的花桥巷房子，直到如今，没有进去看过。仅在十二岁那年跟随父亲，走过西花桥巷，父亲指点给我看：“这是你生出的地方！”我只在门口望了一望。

我们只有姊弟二人，姊姊长我三岁。我家不用奶妈，都是我母亲乳养大的。自从我生出以后，姊姊是祖母领去同睡了，我是专依恋着母亲了。我记得我是常常捧着母亲的面颊，勾着母亲的头颈而睡的。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吐过一次血，那时西医还不曾流行到中国内地来，但是中国也知道有些吐血是一种肺病，而且要传染给人的，母亲便不许我向她面对面睡在一床了。我因此哭了几场，母亲忍不住了，另设一被，另具一枕，只许我睡在床的另一头，不许和她亲近。

有一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我便醒了，爬到母亲身上去。那时帐外残灯未灭。在晨光熹微中，我看见母亲面容惨白，似乎是另一个人。我便哭喊道：“嗳呀！你不是我的母亲呀！你是谁呀？”母亲被我闹醒，拍我的肩头说道：“痴孩子！怎的不是你的母亲呢？你认清楚呀！”便对我展开了笑容，迟之又久，我才认清了母亲的面容，紧紧的搂着她，惟恐失去了她。后来母亲垂泪向父亲道：“我的病恐怕是不起的了，孩子已不认得我了。”但是后来母亲的病，却也渐渐的愈了。

我在七八岁以前依恋母亲，没有一时间离开了她。凡是母亲

回到外祖家去，我总是跟了去。有一次，母亲一个人去了，事前不给我知道。我放学回来（那时我是六岁吧），不见了母亲，大发脾气。祖母说：“母亲今天就要回来的，吵什么呢？”便命家中男佣人黄福，搵在肩头上，到门口迎接母亲去。我一定要黄福送我到外祖家，黄福不肯，只有搵了我兜圈子。见一顶轿子迎面来了（那时苏州中上阶层人家妇女，出门必坐轿子），便骗我说：“母亲回来了。”我见轿中端坐的不是母亲，又哭。直到吃夜饭时，母亲方才回来，我心中方安定。她告诉我说：“因为外祖家的小妹妹，正在出痧子，所以不带你去。”

我祖母的母家姓吴，我母亲的母家亦姓吴。外祖家叫我母亲为六小姐，或六姑奶奶，但她并不排行第六。在兄弟辈，她没有长兄，仅有一弟。在姊妹间，她有一姊，嫁蔡家，已经故世了，此外仅有一妹，一弟一妹，均异母所出，无论如何，均不会排行第六。我曾问过母亲，母亲说：“他们从小就这样叫我，大概是大排行吧？”（按，大排行者，连堂房的兄弟姊妹，都排列进去，中国的大家庭，有这样的风俗。）

但我对于母亲的被呼为六小姐，始终不明。因为我从未听说外祖有兄弟，亦未见过母亲有堂房姊妹呀。后来我问母亲，“也许是一个小名，声音与六字相同，并非排行第六吧？”于是写了许多在吴音中与六字相同的字，请母亲选择一个（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母亲说：“我又不识字，不必要一个名字。”（当时中国妇女十分之八九不读书，没有名字）我再三要求母亲选一个名，母亲徇爱儿之请，随便在我所写的许多字上，指了一个，乃是“菘”字，于是便定了菘字。后来直到母亲去世时，我写她的行述，也用了这个名字。

这个菘字，诗经上有一句“菘竹猗猗”，是与竹有关系的，恰好我父亲号“韵竹”，也可以算得有些巧合咧。

我的母亲，在我的内心中，在我的敬爱中，直到如今，我颂她是圣者。我未见世上女人道德之高，过于吾母者。她不认字，

不读书，未受何等敬育，然而事姑、相夫、教子，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女界的完人。这不独是她儿子如此说，所有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人不称赞她贤德的。

上学之始

我五岁就上学，可算是太早了，但近代在五岁时，入幼稚园的，也不是没有。况且我是在旧历二月初二生的，也可以算得足四十八个月了。在未上学之先，祖母教我识几个笔画简单的字，我都认识。又以我的父亲，在幼年时，适逢太平天国之战，随着祖母，奔走逃难，深恨自己从小失学，希望我成一读书种子。

我家那时住在城西刘家浜一个老宅子里，这宅子是一个巨宅，里面住了三家人家。除我家外，一家姓赖，福建人，汉军籍。一家姓谭似为安徽人，有些忘了。因为当时苏州是个江苏省城，别省来此做官候补的人很多（清制，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这赖谭两家，都是到江苏来候补的，而在苏州作寓公。后来赖家有一位叫赖丰熙，谭家有一位叫谭泰来，一个做了吴县知县，一个做了苏州府知府，都是前清时代的地方官，但那时候，他们两家和我的一家，都已迁出刘家浜这个宅子了。

我的上学动机，和赖家有关系。这一宅子中，赖家住正屋，谭家住花厅，而我们住在花厅对面几幢楼房中，也有大小八九间房子。虽然花厅前面的庭院很大，院中花木扶疏，还有假山，可是我们和赖家，总是望衡对宇。他们女眷中有一位三太太，和我祖母、母亲极为客气，以邻居关系，常常互相馈赠食物。这位三太太，有时穿长袍，作旗装；有时短袄长裙，作汉装；因为她是汉军的关系也。（汉军可与满人通婚，亦可与汉人通婚，成为满汉通婚的桥梁。）

因为三太太有个儿子约摸十三四岁，要请一位西席先生。他们都能说苏州话，又感于苏州文风之盛，要请一位苏州先生。商之于我祖母，我祖母本来预备我要上学，也要请一位开学先生，那就来得正好，便商量两家合请一位先生。

祖母就托了她的第一女婿，就是我的姑丈尤巽甫先生。巽甫

姑丈又托了他的堂兄鼎孚先生，也是我的表姑丈，介绍了一位陈少甫先生（名恩梓），这算是我家与赖家合请的。陈先生朝出暮归，好在他的家，离馆极近，他住在回龙阁，就在刘家浜南面的一条街，不过是咫尺之间。当时订明，赖家供一餐午饭，我家供一顿晚饭，夜饭是陈先生回家吃了。

我上学的仪式，颇为隆重。大概那是正月二十日吧？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佣人沈寿，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东西来。一头是一只小书箱，一部四书，一匣方块字，还有文房四宝、笔筒、笔架、墨床、水盂，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在七十年后的今日，我还保存着一只古铜笔架，和一只古瓷的水盂咧。那一头是一盘定胜糕和一盘粽子，上学时送糕粽，谐音是“高中”，那都是科举时代的言语。而且这一盘粽子很特别，里面有一只粽子，裹得四方型的，名为“印粽”；有两只粽子，裹成笔管型的，名为“笔粽”，谐音是“必中”，苏州的糕饼店，他们早有此种技巧咧。

停一刻儿，我的母舅坐轿子来了，他是来送学堂的。苏俗：父亲不送学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没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长辈送。在从前送学堂，要穿礼服来的，现在简便得多了，只戴一顶红缨帽，但若是绅士人家，还是要穿礼服的。

书房就在赖家花厅的一个耳房里，有一个天井，天井里三面都是高大的墙。有六扇长窗，长窗外有一个花砌，有几枝天竹之类的小树。学生只有两人，就是我和赖家的这位世兄。这位赖世兄，他们家里叫他大少爷，我当面虽然叫他赖世兄，背后也叫他一声赖大少爷。

母舅一来，送入书房，便要行拜师礼了。佣人们在书房正中，点上红烛，母舅拈了香，然后教我朝上拜了四拜，这是先拜至圣先师的孔子。然后在正中摆上一张椅子，然后地上铺下红毡单，请先生坐在椅子上，受学生拜师之礼。但我们的陈先生，却不肯坐，只站在上首，而且在我跪下去的时候，他便双手把我扶

了起来，这便算拜师礼成了。

我的坐位，就在先生的书桌旁边。可怜的是我身体太小，因此在椅子上，放了几个垫子，还衬上那条红毡单，便抱了上去了。一面家里又送上“和气汤”，这也是苏州的风俗，希望师生们，同学们，和和气气，喝一杯和气汤。这和气汤是什么呢？实在是白糖汤，加上一些梧桐子（梧与和音相近）、青豆（青与亲音相同），好在那些糖汤，是儿童们所欢迎的。

母舅给先生作了一个揖，说了“拜托拜托”两句，他的任务完成，便即去了，我就感到单独。先生早已预备，用红纸方块，给我写了六个字：“大富贵，亦寿考”，教我认识。这六个字中，第一个“大”字，早就认识了，其余五个，都不认识。先生教了约摸四五遍，其余的五个字，也都认识了。这一天下午本来也就放假，大概不到两小时的光景，我也就放学了。

在放学之前，我们这位陈先生是非常道地的，他把我的字版，安放在书包里。最奇怪的，把我的书包翻转来包了。说起来我的书包，也大为考究，这也是外祖家送来的。书包是绿绸面子的，桃红细布的夹里，面子上还绣了一位红袍纱帽的状元及第，骑着一匹白马，书包角上，还有一条红丝带，系上一个金钱。

临出书房时，先生还把粽子盘里的一颗四方的印粽，教我捧了回去，家里已在迎候了。捧了这印粽回去，这是先生企望他的学生，将来抓着一个印把子的意思。为什么把书包翻转来呢，后经祖母解释，苏州有一句俗语：一个读书人飞黄腾达，称之为“书包翻身”，都是科举时代祝颂之意。